列傳第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　魏霸　劉寬　魯恭　弟丕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少
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公孫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
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
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
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待郎給
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
諄音之順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
忍欺之（家語曰密子賤爲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也詩曰誨爾諄）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
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
入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
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
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
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
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
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
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
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
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
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
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
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
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十二人部一州
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二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令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爲京部丞密人
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
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
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
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
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去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賜茂爵關內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曰賜茂
商容之閭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閭天封比干之墓命里公表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漢書皆作育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奴婢十人宗族蒙其慶復以茂長
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
四年薨賜棺斂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

徙封沉鄉侯官至大司農（沉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梦嗣
梦音丑金反又所金反梦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
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
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
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
乏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衆侯擢龔勝子

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動事在玄孫
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尩呼者連響鼛鼓城者相
望（尩虎然也詩曰闞如尩虎鼛城言以城自衛鼛鼓）斯固倥傯（字書曰倥傯猶窮困也）
豁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車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
倘無它伎）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
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
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越關阻峭宗族以
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
於恕（校報也鄰近也曾子曰犯而不校）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

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大獲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十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

恭慚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辭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常以爲郡吏大傳稍意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興音豫也喜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

悔遽牛詣獄受罪恭世貫不問貫寬俗也首時夜反於是吏人信
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
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如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雛親瞿然而起瞿音矩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
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
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
則之兒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讓不矜功善以言府府助善也
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豹產之川流行天降休慶慰也

行而生尹逆喜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
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
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
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
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具不食憂在軍役
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
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
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寢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闕年春議擊劾欲帝在諒陰三時不出故百姓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頌丁善君喪始死皇皇焉始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災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歸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於岐下邠人之舉國從之亦多歸

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大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居放恣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繩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今邊境無事仍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田下者信盈缶瓦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甘雨降坤下次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也卦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

西去塞數千里而欲棄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肜取東來苗等四道出輕騎數百即天山即天山也言肜固俱擊伊吾即伊吾也東北去伊吾盧四百餘里其山即白山也白山即天山也白山即天山也言肜固俱擊伊吾即伊吾也東北去伊吾盧四百餘里其山即白

博昌縣屬樂千乘
國今青州縣也其餘
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
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問甚
淫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
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弟玄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
坐事策免
練沒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苑陵人
農都尉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恭爲長
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
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果鮪爲司徒
沒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來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
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
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
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
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
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長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
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
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
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斷所連
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姤卦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后以施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見令也言君以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行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亢亢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今胎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礼

記云丰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雪只也時物得而傷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白露雪只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寬也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誠圖曰大陵主死喪也人傷於疫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施政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

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須特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爲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爲正尚曰周以建子爲正尚赤周以夜半爲朝殷以雞鳴爲朝夏以平旦爲朝祭天地宗廟曰犧十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礼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文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履卦象辭也履踐也言踐霜漸至顯著猶自履霜示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圖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

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
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
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本豈要待二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
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
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
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
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
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玉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
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玉欣然
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
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玉時
對策者百有餘人唯玉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
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
明愼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已
司寇二歲刑也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
餘人闕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
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官玉止不聽李官謂李舍也王乃

上疏自言詔書下丞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丞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丞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名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

丞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丞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丞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韝衣一襲丞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稱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

戒尚書帝舜謂禹曰汝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愼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誡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也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化成可爲也陛下既廣納謇諤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拜爲三老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莫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弭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歛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燃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衞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
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与
人爭埶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嶠順帝
時爲司徒嶠音丘宜反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校報
也大將軍梁冀王姊曾孫臻之相也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東海
論語孔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軍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
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
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
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
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
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
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凌士有
道執而在家者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
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六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
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爲
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
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爲酒所加也被音平寄反帝問太尉

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濯手曰盥音管）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也）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飜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二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蝕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萬市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戶（逮音録）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賢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敦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六

范曄

伏湛 弟隆

宋弘

馮勤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侯霸

蔡茂 郭賀附

趙憙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齊南伏生者也湛高祖斐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爲高世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出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田北齊詩

有臣伏之孝故言別白名孝也 帝時以父任爲博士給事太子舍人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三莽改河內爲後隊 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 糲麤糲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舂之爲米二十七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自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言感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任注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二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陽都縣名屬蜀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五国謂西伯戡黎伐邘伐崇伐密須伐耆見史記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卜蓍龜以定行事 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惟卜用克纘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

與爾臨衛以代崇庸（爲无道故代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閎崇德亂而故伐焉詩大雅也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將政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脩城也崇侯惶而而復伐之）所以重人命信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通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无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幷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公卷卒必於文德以爲懽慕故

之首顧沛猶不可違儀仆也是歲秦行縣儀仆
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烝祭高
廟冬祭曰烝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
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遭
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跡薦湛
曰臣聞唐虞以殷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殷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
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東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東脩
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又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謂淇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
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願以宰
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鬚髮厖志旨
不衰堁蒼曰鬚髮也髮謂童子垂髮寶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孫有先後音胡口反古者選擢諸侯
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所以抵禦蕃屏王室回首仰望京師杜石之臣宜居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勤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杜石承旨深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前問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之有四鄰前

問無以對責之職司志而不志書不正而不正責之職司攝而不攝書不
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伍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尚書令則一可以湛代願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問遣使者送喪脩冢三子隆翕翕爵嗣卒子光嗣

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晨尚高平公主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世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

靜無競故東州歸為伏不勵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著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
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
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
州招降郡國隆務撿告曰乃者猶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卞推立聖公以主宗
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幷
逆天心三王見王匡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
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梟邑以百萬之軍潰
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
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
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拔睢陽劉永奔并迸家屬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
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
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
遣其掾孫詣闕上書獻鹹魚郭璞注三蒼云鹹似蛤偏
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十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鹹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
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
賫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經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

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兌豫未決先音以今反隆曉辭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言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爲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公卿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匈奴會單于使降者陰相與講劫單于母閼氏子母事發車于使單于使漢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斬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旄節牧羊海上卧起操持節節髮盡落在囹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寵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一百石霸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
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
五威司命陳崇舉霸朝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
隨縣名屬南陽軍又改縣令長曰宰
鄧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
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
為執法刺姦王莽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
侯霸等分
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
淮郡為淮平
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
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
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老弱相攜
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甚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
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
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
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
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
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
冀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
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
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精善
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漢

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鼎佐命皆畫
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　朕以軍師暴
功臣未封綠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
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
千六百戶子昌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
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
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
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咶頤公孫述相與書歆
曰亡國之君貴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
發歆又證箴將飢岁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
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

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嚴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
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葉反）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
之（成礼具礼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礼）後
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
後河内蔡茂京兆玉況（玉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
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
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
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哀帝立以不附董賢左遷作抵罪弘少而温順哀平

爲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亦眉入長安道
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
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
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恂）所得租奉
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
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夾洽也幾近也前音班固
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曰谷永經書汎爲踈達不能淡洽如
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
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姚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
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
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
事中弘推進賢士馮衍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
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

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平對曰陛下進德
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
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
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
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
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
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六
年爲東平相政遼將軍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
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
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簡閱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重
載戢邊人用寧子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
約彌堅將授三事未竝而終朝廷憮悼恒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
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
召公平淮夷毛亨長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成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委蛇蛇退食減膳也言羔大夫
已下朝衣羔羊之裘縫以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
得子則宇元矩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
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弈朗
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
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
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
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
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
所爲根心者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
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宋弘止繁厲
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少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
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
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
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
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寘客在郡界
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嘗
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

令朝廷禁制奢靡乃上書曰臣聞興代之主
進善旌善康國寧人莫大
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
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論章程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
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買誼曰釋斤斧之用也 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
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
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
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賞客放濫宜勑有司案驗

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武納之 緝叶也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
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柙
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
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
古通呼為殿世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二輔間謂屋梁為極 以問主簿鄧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
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
之乃所以得祿秩也 衮衮袞職有闕君其補之 三公職統
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詩曰旬月而茂徵焉乃

賀字喬卿維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
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
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
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
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
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晃旒(三公服衮冕黼黻若斧形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旒若兩巳相背晃以木謂晃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勑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拍以
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辭稱
在官三年卒詔書憼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焉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
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
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
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黎陽令)乃為子伉
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算術也)初為
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
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
為豪右焦廉等所及(及音岌)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亦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
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郡太守范積以勤為上將軍)

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瘠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識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黃鉞一下無處所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

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李朱浮爲大司空坐貴寵之極也訾量也言无量可比之同列帝衡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平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毋

年八十每會見召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

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毋也其見謂重如此中元
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卒駕西幸長安同園陵還勤燕
帛遂辛棹惜之使者用祠賜東園祕器贈賄有加
薨見前殿尽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
動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
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奪嫡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十年詔書復
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
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陛殿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
未知孰是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有少節操從兄爲人所

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
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
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皆健遂相避
也仇皆卧自搏自搏猶卧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乘
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
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
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
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齲粟犢豈能負重致
遠乎犢角卷齲粟言小也犢緯曰天地之性角齲粟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
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詣不下者屬

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憙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憙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憙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書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戍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塗墜火險窮困之極也）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言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意與奉合謀帶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真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車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勃憙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自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師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皆

奏憙子任理劉詔以爲平林侯相政擊羣賊安集
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
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
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
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
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
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
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
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

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示師近郡亭
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
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
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
各前言趙憙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
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爲太僕引見謂曰卿
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
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惠爲父長規現
也憙上復以兵威震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言伏誅

從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荀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徙之令盡也

十年憙上言宜封禪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意無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僚無別憙乃奏遏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光脩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寶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未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紿事黃門建初五年憙疾病帶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秘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羊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
書教授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
茂才爲豐令司徒辟爲茂才也豐令徐州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
爲州郡最司徒范遷爲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盧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
鮪是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
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崔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
謀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
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

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喜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節
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
里帝以其餘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
贈賻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
爲郎
韋虎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
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
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嬴瘠骨立異形醫

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
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
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秘書令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
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衞尉數陳政術每歸覽厚
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東駕西巡狩以彪行太
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
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
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
扶風求訪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
爲鄠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
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良物使歸平陵上冢
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
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踈各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
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孝經緯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
綽魯大夫趙魏皆晉
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
閒無事滕薛小国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治陶鑄鍛鍊使之成器也前漢
循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
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之虞引之者言古之
明賢皆■研選練然後用之 十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
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 曰閥積功曰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虞以世承
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 二帝光武明帝也 又置官選
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
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冀殆以刑罰
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

吏奪其時賦斂充常調而貪吏割剝此其巨患
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
尚書 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
吏官上書及國吏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
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
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著
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 喬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
問上林尉禽獲幾何不能對虎圈嗇
夫從傍代對數言應無窮文帝拜喬
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故幼此喬夫爲上材令張釋之曰夫絳侯
善遂不拜喬夫爲上林令 深思絳侯未訥之功也 木質也訥遲鈍也前
又曰安劉生時未獄大起書曰周勃木強少文

多小人好為奸利今者若能同貴俾省文誥誥之
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饗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
從徵試輩為奚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擾州郡並
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
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虔行司徒事
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
物虔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虔以
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
疾連上求退若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
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
遣子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藏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中
藏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
虔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
布百匹穀三千斛虔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
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
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虔獨徙扶風故
義猶為京非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
名平輿縣名屬汝南縣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數字季明數辟公府
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

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秉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留音力救反豹果也尚居門番值衛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睹眷滯疾不堪又待眩風疾也聲翫也眩音縣絳音亡遍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惶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焉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撫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太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寵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喪著姓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勉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明賢寵榮以求美名用弭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國屬徐州也相治所在今沂州承縣西北東海王強薨無子國除建寧二年復置東海王彊代孫三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中常侍徐璜左悺皆權傾海岱貪放縱橫著到誅其大姦小黨二十餘人政任威刑為受賕者所奏坐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冉 後漢書二十七

宦盡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譙郡戴良字叔鸞 汝南袁閎字夏甫 汝南李曇字子雲 汝南成瑨字子石 汝南陳蕃字仲舉 汝南周舉字宣光 汝南黃憲字叔度 汝南薛包字孟嘗 汝南左校 校者名也 圖將作也 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 姦人所害 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庸功也 兩邦謂湛爲平原太守霸爲淮平大君 淮人孺慕徐穉要降 徐穉謂徐孺子 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哀 意政多迹 異卿也 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嘗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

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寮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置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寶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只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帝幄幕鄭玄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所以隔障塵埃故謂生生之具為什物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其器物也四年

拜大司徒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凡前書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罌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虔為郎東觀記曰虔官至立莧太守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

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
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称前書
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式軾馬軾車前橫木
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軾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
哉史記孔子謂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
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
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曰馬生且復

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
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
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
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
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
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
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

而勞之（歛食勤勉之因留其終歲著而去）其積蔵如者輒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厲與勵同音力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
輕黠游蕩廢業為惡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
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喪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
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
資性方絜疾惡彊直察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
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
此縑出自機杼（杼音直呂反）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絕交
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
過鄣於丹曰但遭反覆唯我二人為耳）

（所遺今字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
予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恧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
中軍糧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
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交及丹被徵遺子昱候於道昱迎拜
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
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
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今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
二匹以祠焉）或問其
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史記曰管夷吾顧上人貧與鮑叔
賈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困窘數
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
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趨舍同也 張陳以其

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離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
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世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

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
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
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
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
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
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寢病不仕教

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
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
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
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无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良徒步歸舍恢乘車從後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
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苫掾無書 掾即謂給掾同
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洛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

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其往來頻頻也楊雄方言曰凡相不安也秦
晉曰凡相往來貌純曰往來貌遂
拒之良歟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安車蒲輪聘之遂不
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言對
詔復其子孫邑中僑佐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
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僞各異利仁者謂慾
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
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
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
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李
孫行父之謚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
服布被設黯幾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
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
之異乎宜秉主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
新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
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
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
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未由言故言信
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出辭予忠予累德備之言故稱語曰
張湛不脩矜僞之誚斯不僞矣脩猶介也王丹難於交
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
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

鄴盛衰聞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飲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徹見前書其母張徹女也鄴從徹子吉）
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亂聖制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比諷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畜槐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刀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高頭地終不降志辱身至貧窮蒿萊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今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強毅廉隅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天下以爲恥而隱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帝成物故囂乃聽林

待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
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
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
林已還三輔乃徵拜待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
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
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
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
朔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曰將
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當有盈
今貸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
也博廣洽備也言可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
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見歆遇之頓然言曰林

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
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
厄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
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
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
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
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

從林義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從人無恩智
思仰僕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幸遇被漢人不曉信言
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戶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
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後代王
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
隴西牟郃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
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輒見秀進詣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
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宜增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
曰夫人情桂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

之行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賈論語之言也政謂禁
爲政之法刑謂刑罰格來也言
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禮義則人皆
有恥歛之心且皆來服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
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宮大辟也尚
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
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
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
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海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
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瑕索求也詆欺
飾非成讐非其本罪 果桃菜
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圖

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放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賄以求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朔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曾大夫子康公言賢者之後宜寧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喬到官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論曰夫威彊以自鄉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詞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為

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
鬻衣販賈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繒帛分持後復
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晉灼曰今之過所也東觀記曰丹教宛人陳貳入關
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悵然歎曰丈
夫當棄妻子事人安能低眉折腰爲五斗米乎
續漢志曰諸使車皆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
朱班輸四輻赤衡軨軨車轅前橫木也
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
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二公舉丹賢能徵爲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
二年果乘高車駟駱賀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
光武並獲封爵丹猶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哀

經盡哀喪服斬衰皆自哀下曰經布冠要絰象大帶經之言實哀之言推明中實推痛也
民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脫衣間行涉歷險阻
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
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
王興化鄉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讓位仁人也盡往賢在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七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矣以丹事
編署董堂以爲後法董堂太守聽事
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
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

龍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樊噲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苟自利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鄙人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醜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高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主望舉觴上壽詭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主望言曰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大尖之音明府初到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人自歲首請上雖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府勿受其觴之辭未畢人庶因之

良書奏高祖納善言詔賜黃金百斤自製家給人足那大守曰此生言良願鬼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識龍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耦敬愛上跡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鄒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瀆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備大夫公孫發之誼也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公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普見論語此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與書

敢秉愚瞽犯冒陛禁願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鬢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故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與前書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未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

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徵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家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於舍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未倦續漢書曰宮晝出行得虎跡隨跡歸南分門下取皮上師師鹿持歸南分門下取皮上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遠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蒙險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官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卒肅宗憂歎賜以家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官子疊官至尚書令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輒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絜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分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田然後隨護視振給之）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誦詣門（誦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崇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言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禀秩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蓋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

爲白衣尚書求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大尉謝承書曰典太尉誠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猶靜北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辟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大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東觀漢記曰克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飲土鉶羹之飯藜藿之羹夏日暑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必臺爲宮室死固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因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不下廢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德善二曰因人三從時時間日討王民五候其日天氣有功不候不如用善之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帝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與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十爲列卿寢布被食惡菜羹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

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憲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烏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帝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徙行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領宗室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申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肯就考使者弔祠賵賻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

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質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郫音蒲圭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永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

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
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内隔絶傕素疑温不與
己同乃内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黄白城温與
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畧陷王城殺戮
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已今與郭汜爭睚眥
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眥見解見簒融傳三十斤爲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
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東幸
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
而弗故滅其頂凶滅没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
司徒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也滅
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
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
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東詣都許建安
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温辟忠
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
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規瞻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
鶴髮白髮也卿志仕終乘高箱